禹貢鄭注釋

禹貢鄭注釋卷下

江都焦循學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志右扶風汧 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注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嶓山爲正陽列 正義○史記索隱 史記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

集解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志河東郡蒲反 雷首山在南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志河東郡濩澤 禹貢析城山在西南 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志河內郡山陽 東太行山在西北 壄王 太行山在西北 常山郡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

右導山一

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

志天水郡冀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京兆尹華陰 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注 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西南 史記集解

循按續漢郡國志凉州漢陽郡冀有朱圄山劉昭注云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鄭以天水改名漢陽而冀名未改故舉當時郡名以明班志之天水也郡國志又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志 宏農郡盧氏 熊耳山在東 潁川郡崈高 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 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

淮水所出 江夏郡安陸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

尾山

注屬豫州 詩陳風譜正義 ○檜風譜正義 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史記集解

右導山二

循按胡朏明謂地理志于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惟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推其所謂終南不可從者以西京賦並言終南太一 李善注言是二山不當爲一也流沙不可從者以魏晉隋唐諸史

言流沙在龜玆鄯善也陪尾不可從者以賈公彥
保章氏疏引春秋緯文方外熊耳以至泗水陪尾
屬搖星也王光祿後案俱己破之竊謂導山四列
不及岱山葢以靑兗徐之山皆岱宗之脉所盤結
不必尋而導之故不言也泗水所出之陪尾僅見
於博物志及隋書地理志泗水縣下故賈疏言之
無論緯書之言不足徵信卽令泗水所出眞有陪
尾亦自别于安陸之陪尾緯言泗水陪尾正明其
非安陸陪尾矣陪尾在兗州則正岱山之脉所衍
不得爲太華之支矣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脉言據

爲典要可云戾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

【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

【注】荆山在南郡臨沮史記集解

內方至于大別

【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注】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史記集解大別在廬江安豐史記集解○正義

循按續漢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內方

安豐縣改屬廬江郡

右導山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循按通典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縣界晉温嶠移于此隋改爲彭蠡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王莽改爲蒲亭今驛前有敷淺原在西數十里

有博陽山文獻通考江州德安縣有傅山水吳草廬今文尚書纂言云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卽漢歷陽縣地湖廣蘄州治爲漢蘄春廢縣潯水城在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地今蘄州在江北江南卽興國州九江自鄂陵至桑落州卽自興國至宿松也在南岸爲自興國在北岸爲自蘄州今爲自蘄州漢爲自尋陽故班志于尋陽記九江在南云東合爲大江則指至宿松桑落洲也通典言始自鄂陵以南岸言之班志言在尋陽南以北岸言之興國州在德安縣之西北德安在府治

之東南敷淺原在德安則當鄂陵之東而當九江之中際也

又按導山曰逾于河曰過九江非閒文也正義釋逾于河云荆山在懷德縣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是也自衡山至德安縣由南而東北無容經九江此所以或以洞庭爲九江或以彭蠡爲九江也不知過九江正非虛過葢自衡山而來山脉盤結于九江之間此江之所以九而敷淺原則其歸宿地也江中磯洑横亙洲嶼繁多此正山脉之所在故導山至此必求之水中曰

過九江者山脉過江中也廬山在原之東巖脉自東還至西也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禹之導山固未嘗不登廬山乃或以經不言遂謂禹導山止于敷淺原豈其然哉禹之治水所以爲神者正在山脉水脉條分縷析而章句儒概屏不道令地脉之學耑屬諸堪輿家言果誰之咎耶李淳風乙巳占逃洛書以禹貢諸山分配二十八宿九江爲翼巖水行磯石之間以水言謂之九江以山脉言亦爲九江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正謂此也

淮南子要略訓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剔河卽播九河鑿江卽九江孔殷辟湖卽震澤底定此西漢人解經或以九江五湖不煩致力何其迂也江漢旣合此地山脈所結未易暢流乃鑿爲九而多其孔始奏朝宗之績導山之過九江所以致九孔卽所以致江漢朝宗也

右導山四

導弱水

志 張掖郡刪丹 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黎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

注 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史記集解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正義

至于合黎

注 合黎山名正義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史記索隱

循按班志僅言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故鄭引地說明其爲山在會水縣北也索隱云水經合黎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鄭氏引地說亦以爲然王本孫
本約其文爲鄭注今依之

餘波入于流沙

志 張掖郡居延 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注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
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史記集解

循按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善眩安息長老
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引元
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此弱水班氏得
之傳聞本不與刪丹臨羌相混而于刪丹引桑欽

于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爲禹貢之弱水也鄭注弱水屬張掖合黎屬酒泉流沙屬居延一準于班耳惟地記言通于南海淮南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地記與淮南同乃居延在北弱水西至合黎其餘波東北至居延所謂入于流沙也若絕此而過何由得通南海地記之流沙當非指居延而言鄭注並引之以存異說非據以駁班志謂地記同于班志亦非也

又按條支之弱水西王母班氏得諸傳聞載諸西
域傳而地理志金城臨羌亦有弱水及西王母石
室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
竹近山戎北戶近交止日下卽青州嵎夷之地大
戴禮少閒篇言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玉琯與交止
肅愼並舉則西王母固不得遠在條支也淮南地
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高誘注引地理志金城
臨羌以證之西王母在此是也臨羌本有西海卽
青海或卽傳會於條支與

右導水一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志 益州部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注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

史記集解今中國無也正義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史記集解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通典州郡部

循按通典又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卽今中國無之矣此卽約鄭注

又按鄭注既引班志滇池黑水祠又引地記明三

危山之所在云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在積石西南其地依稀可辨必執三危在燉煌而謂有兩黑水何哉

右導水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注 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水經河水注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 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 水經河水注

循按漢書溝洫志注引鄭氏云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與此小異

又按以大伾在黎陽始於臣瓚然亦疑而未定之辭隋書地理志則云汲郡黎陽有大伾山說與鄭異然史記至于大伾下言廝二渠載之高地則大伾不當在成皋矣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說固有所從來也

又按河圖括地象言昆侖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爲地之門鳥鼠同穴爲地之幹汶山爲井絡大行爲天下之脊隋杜公瞻編珠引春

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昆侖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底柱觸閼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要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爲天臍鄭所引地說蓋本諸此但殘闕不可備考耳惟大伾爲地齒底柱閼流爲地喉此注以大伾爲地喉而不稱地說或有譌文未可定也王本於地喉上增大伾二字水經注所無毛晃禹貢指南所引鄭注亦無大伾二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上黨郡屯留桑欽

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

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河內郡州共故國

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

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內黃清河水出南清河郡靈河

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漳水眞定國綿曼斯

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中山國北平徐水東

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望都博水北

至高陽入河

注 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絳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濁漳水注

循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正義引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

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

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與水經注

所引文小異而義同

又按地理之書莫精於班志其言簡而義該互出

旁通至博至慎酈氏注水經雖一本之往往不明

其趣學者因而疑班志亦戾甚矣胡朏明本鄭東

故大河以定禹迹是也乃執酈氏之絳瀆而斥班

志信都絳水之非非也班氏之書究而尊之宜用

以定酈氏之是非不當以酈氏之說惑之也志於

鄴東注故大河於鉅鹿注禹貢大陸又以虖池爲

徒駭鬲爲鬲津於河關注積石之河至章武入海見雍州下於館陶注屯氏河至章武入海蓋屯氏雖決自館陶而章武入海之道未改也史記河渠書班氏取爲溝洫志其言水道極詳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載之高地則鄴東也渤海即章武之地也志云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顏師古注云在渤海之濱

因以爲名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齊北有渤海黃歇說秦昭王曰齊東負海北倚河是河入渤海在齊之北蘇秦說趙王曰秦攻燕齊涉勃海蘇代說燕王曰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盇涉勃海即是渡河河之入海在此自古已然臣瓚疑入海在碣石坐於導山至碣石入海與夾右碣石入河有未明也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

災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
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
勢不能遠泛濫横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史公言
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即横所謂隨西山下班
氏采羣言相證而鄭東之故大河可互發也河渠
書云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元光中河
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卒塞瓠子而道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然則漢武時河仍禹道故
史遷于大伾下特詳釃二渠載高地至此又言北
行二渠即仍載諸高地可知溝洫志云自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蓋前此決瓠子溢鉅野爲患于兗州以南對瓠子言之故爲北決也魏郡清河信都勃海正是過郡四與地理志又互相表裏者矣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淸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淸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

州東郡分水爲界又云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又云靈鳴犢口在
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
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
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兖豫入
平原千乘沛南此述鳴犢河甚詳乃旣言屯氏河
塞地理志又言鳴犢河至蓨入屯氏河者葢自蓨
以西之流塞自蓨而東則鳴犢河奪屯氏河之委
入海也屯氏別河張甲河不知起自何時而張甲
河亦必入屯氏河因而入漳以入海也禹導河合

漳與滹池入海河既與漳絕則漳自與滹池入海班志於信都言故章河故滹池入海又於上黨沾言漳至昌成入大河昌成即信都國縣至昌成入大河乃漢河非鄴東故大河蓋河徙而東不由鄴亦不至大陸至昌成乃復與舊河合故記漳水至此入河已而此流亦絕漳與虖池自入海矣故又於信都記之又云禹貢絳水亦入海者即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河今則與漳及滹池同入海也屯留絳水已曰東入海矣漳絳異源而同委禹貢主降而客漳則曰北過降水後世主漳而客絳但

見漳之入河入海不知正降之入河入海也於衛水入河言入滹池又明滹池卽徒駭則漳水入河正入滹池今以漳河滹池及禹貢絳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夫漳之入海在渤海自若也何必自信都言之於信都言之者明舊河在此合漳也於絳水明加禹貢二字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卽禹貢降水之入海也孔穎達不明班氏之指而疑信都爲襄國乃得先過降水後至大陸抑知信都言絳入海不言入河且上黨之淸漳言

至昌成入河昌成亦在鉅鹿之北而後於大陸乃不疑昌成入河之漳而疑信都入海之絳乎班志於淸漳不加禹貢明昌成入河非禹迹也於絳水加禹貢明信都入海之漳正大河北過之降也曰禹貢絳水亦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正義改其文曰降水在信都縣則誣之矣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唐杜佑通典謂橫漳在肥鄉本此以推班志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水合故班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雖不明指漳絳在此入河而其意已見夫同一漳也始則

大河合之於鄴東纔則大河合之於昌成記故大河在鄴東明漳之至斥章入河也記淸漳至昌成入河明河之至信都合漳也記漳河虖池絳水入海明河之與漳絕也其辭互見可謂精矣班志於鄴東稱故大河於淸漳至昌成所入稱大河則昌成之大河非鄴東故大河矣故大河經魏郡鉅鹿信都勃海屯氏河不經鉅鹿而遶淸河則至昌成合漳者其屯氏河乎若鳴犢河入屯氏河張甲河入漳則其委仍勃海入海也惟河渠書於瓠子之注鉅野云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地理

志鳴犢河稱河水別出然則鄃靈之間舊有河矣此胡朏明所由以水經注之北瀆爲周定王五年之所徙也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從頓邱入勃海與水經注北瀆所行合元光三年始從頓邱則北瀆非周定王時所徙矣此閻百詩所由以鄴東故大河爲周定王時所徙也見四書釋地胡朏明舉十五證以明鄴東故大河爲禹河之舊今以定王五年後考之鄴東之河不從於定王五年其證亦有九周定王五年魯宣公七年也河從非常

之事春秋不書一也春秋時設誓必舉當前之物如荀偃濟河及著雍卒欒懷子誓之曰有如河重耳歸國及河與子犯誓曰有如白水是也昭公三十一年在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公曰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乾侯杜預言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典午之斥邱仍漢縣之舊唐爲相州之成安今仍之屬廣平府地正在鄴東公居此而以河爲誓河必逕於此邑惟其瀕河故地多斥鹵二也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言黎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言內黃西南三十里有

古牽城內黃西南即黎陽東北河在鄴則牽在河之東鄘氏之北瀆則在牽東是時魯衛齊之會謀救范中行旣會公即歸齊衛葢亦歸至秋齊衛又會于洮洮則今山東曹州地三國皆處河之東不應越河而會三也戰國策蘇秦言趙東有清河齊西有清河然則齊趙以清河爲界張儀說齊湣王曰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亦以清河爲齊西界渡之爲入齊也齊破燕樂毅謂武靈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蘇秦說齊曰有泲西則趙之河

東危惟河行鄴東在清河以西故有河東之地謂
大河之東清河之西地也若北瀆在清河之東趙
以清河爲界不得至平原閒矣四也無忌說魏安
釐王曰秦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
決于邯鄲之郊蘇代約燕王曰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邱地理志言魏地盡河東河內趙地南至浮
水繁陽內黃斥邱盍趙以清河爲界清河在內黃
不獨止于清河以西而南亦盡于清河也斥邱在
漳水北河內以漳爲界河外以清河爲界自內黃
至斥邱則以大河分東西西魏而東趙故蘇秦言

趙南有河漳若是時河與漳絕趙之南不得有河矣五也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云按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六也周定王河徙之說止見於周譜如淳解周譜云世統譜牒也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諜記十二諸侯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桓譚新論言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唐柳芳言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然則周譜固史公所熟見者而定王河徙紀表書傳無一言及之葢考之不得其實寧從其闕耳且譜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酈道

元以故瀆實之胡朏明乃以北瀆爲定王時所徙
則周譜所未言七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本胡朏
明之說謂宣公七年後之河異於七年以前以爲
傳文可考者莫著於開州蓋以衛之戚邑在開州
北七里襄公十四年孫蒯入歌巧言之卒章其詩
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指孫文子居戚哀二年晉
納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至焉戚果
在開州則朏明之言驗矣乃考戚之所在杜預土
地名言在頓邱衛縣西枯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
有戚城水經叙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

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然則衛縣在濮陽之西黎陽之東今之開州在濮陽之東戚何得在開州北七里乎班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郡國志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劉昭注補引文元年左傳會于戚水經注叙淇水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淇水又東逕枉人山東牽城西然則觀地在牽城之西南矣牽在黎陽東觀在此則漢之衛國在此而戚在衛西則黎陽之東境也舊唐書言臨河縣隋分黎陽縣置則臨河縣東正衛縣西土地名此言雖非必杜

預本文實足互成而定其地戚在黎陽則河正鄴東之河入也班志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河決若經此衛之都未有晏然無水者是年春則使孫良夫來盟冬則會于黑壤衛之君臣既不以災告諸侯亦不以災弔九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大河皆行鄴東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於頓邱東南史文甚明鄃居河北之河即指頓邱所決耳其後鄃子雖歌而此河未塞屯氏既決鄴東乃竭王莽河即武帝時頓邱之徙河孟康謂出貝邱南南折杜預謂出元城縣界皆指此不必

周定王五年徙也東漢河既東行不獨鄴之大河爲故河即屯氏之絕亦久當時學者有以屯氏之河爲禹河者故鄭氏疑之然鄭氏注九河大陸一依班志雖有屯氏之疑必不據爲典要耳惟班氏敘傳謂商竭周移然則非謂定王五年所徙乎竊謂春秋時無淸河而戰國時有淸河趙武靈王言河薄落之津與齊中山共之此均非古跡葢齊桓時九河既塞乃變而爲淸河等水是所謂移也八支盡絫漸及經流鄴東之枯實始於漢必以定王之徙即在頓邱實無文獻之徵也班志言淇水至

黎陽入河淸河出內黃南則是時淸河與淇水未
合而黎陽北行之河尚未枯也又斯洨水至鄡入
河盧水博水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鄡屬鉅鹿
鉅鹿涿郡有河則鄴東之河矣鄴東故大河不言
禹貢可見此河西漢猶存也志言河水出河關積
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
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
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
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故大河於館陶注屯氏河
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屯氏河所過四郡爲魏

郡淸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西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合屯氏河言之爲過二十郡班志之義隱於句閒如蛛絲馬跡靜而求之宛然可見也水經漳水注云地理志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又云九河旣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于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

矣此以信都之絳水卽屯留之絳水亦卽禹貢北過之絳水漳絳通稱說爲精妙乃又敘一絳水故瀆北逕信都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引地理志信都絳水以實之通典直以此爲禹貢之絳水於冀州之南宮信都經縣兗州之貝州皆詳叙枯洚渠不知此水經之絳瀆乃漢以後之水非禹貢之降水也班志明言禹貢絳水豈絳瀆枯洚所可亂哉胡朏明不知班氏之指而斥爲大謬朏明謬矣又言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道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

夫班固加禹貢二字正足明絳水非絳瀆後人爲

酈道元杜佑所誤班固不誤之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 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詩般

正義

循按正義引作言相向迎受水經注引作言相承

受矣

右導水三

播冢導漾東流爲漢

志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

注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出隴西西縣者爲西漢至江州入江出氐道縣者爲瀁至武都爲東漢爲沔又於沮縣敘沮水至沙羨南入江荆州川周禮職方荆州其川江漢而班氏繫諸沮所以明東漢水合沮至沙羨南入江也沙羨在江夏郡其南入江卽至大別入

江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鄭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于漢曰沮口所謂沔漢此最得班氏之旨矣惟沮卽是漢故志直以荆州川屬沮也漾出氐道不言嶓冢者旣曰禹貢瀁水則卽嶓冢導之者也且于西縣注禹貢嶓冢山于氐道注禹貢瀁水明漾出氐道而導漾則于西縣之嶓冢葢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惟漾出氐道而導于嶓冢爲漢而實有自嶓冢出者至江州入江是爲西漢故班志詳叙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西漢則非禹

貢之漾出自嶓冢者非導自嶓冢者也鄭氏以出氏道者爲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見梁州下）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氏道至西縣嶓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爲荆州川入江者爲漢之正流卽于嶓冢疏通其別流至江州入江爲潛爲西漢卽爲漢之別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也班氏之義鄭氏闡之極詳切矣後學不明班鄭之指紛岐錯出不足惑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注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

循按水經注于夏水入沔云鄭元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云云則鄭注止此十二字耳下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于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自酈氏引地說之文非鄭注也王本以爲鄭注非也史記索隱云蒼浪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

水之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首句約馬鄭之義即水經注滄浪今謂之夏水也漢河別流乃小司馬申說之文王本孫本皆誤作鄭注孫本又誤標爲史記集解集解未嘗引此文也

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注 三澨水名也水經注○史記索隱在江夏竟陵縣界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鄭注及水經皆以大別在安豐水經又以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道元注江水亦言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漢之安豐雩婁均屬廬江郡則大別山二邑共之矣注沔

水入江云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云二别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酈氏承杜預之說疑大别不在安豐乃曰不知所是未定之詞也杜預注小别大别亦但云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竟推預之說亦未定之詞也酈氏注江水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

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此以㑹山爲翼際而不以爲
大別葢其時安豐有大別沙羨無大別雖疑安豐
之遠而不能移翼際之山爲大別也通典於漢陽
言㑹山則未以大別之名被之元和郡縣志乃以
㑹山一名大別山葢緣杜預酈元之說而傅會之
其實杜預酈元所不料也王光祿後案辨明大別
在漢水之東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
勢連延漢水東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辨余爲申之
昭公六年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十三

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也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巢桐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公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子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

鍾離古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皆見左傳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公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葢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也惟其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

何以云見舟也說者不能以夏汭桐汭諸言汭者
例之乃以淮南江北漢東之地統而歸之豫章甚
或以彭蠡湖爲豫章之汭則不免于固矣自豫章
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明是漢水東至大別而
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卽近于大別所謂汭者
當卽此也兩軍夾于南北非夾于東西濟漢水而
陳自小別東至大別自南而北非自西而東也柏
舉在麻城正當兩軍之間亦東西當大別小別之
間故兩師陳于是楚敗至淸發而濟淸發者酈道
元謂卽溳水之通稱上承溠水下入沔水以後世

地勢言之漢水在溳水之西會山又在漢水之西
準此以解夾漢則吳軍必已在應城安陸之間而
楚師但軍漢陽荆門一帶而已若然則子常陳師
於小別大別何用濟漢而又何至戰於溳水之東
柏舉之地哉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武城黑曰
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大隧直轅冥阨在
今信陽之南蓋吳至淮汭舍舟陳師于豫章及漢
之北由東而西直達于應山德安之間故大隧等

隘在其後過此三隘可退入蔡境故毀舟以絕吳

道塞隘以斷蔡應或謂三隘爲吳所已過之地司

馬謀斷其後則吳似從信陽來眞孤軍深入矣惟

其自廬壽而西連營于漢北于是子常濟漢亦自

小別而東列陳于吳軍之南兩國兵威之盛瞭然

可見而漢水之逕于麻城英山之間亦于此可見

大雅江漢之詩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

浮浮正義云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

導漾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

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毛詩正義本於二劉詩書之文誠可互證矣地記言漢水觸大別之陂孔傳言觸山回南入江顯謂漢水東至安豐之大別復回而南入于江夫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非會匯在東陵也導河言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大伾至于大陸凡至于云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正以自大別至江水有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水道變遷誠難臆決與其執後世之水以疑前人之說莫若究

經傳之文以尋舊迹之存大河由鄴東而合降水南江由石城而入太湖漢水觸安豐之大別而後南入于江其義一也杜預不知豫章之爲水又烏知大別之所在酈元謂地說與杜預相符不知地說正以大別在安豐言杜預非其義也元和志以魯山當大別固不足辨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注 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水經沔水注

循按注文精妙漢既入江兩水不相容故匯而爲澤益湖漢諸水皆入彭蠡漢水注此而不容南洩

仍轉而合江至東陵以下乃分而入海也經曰匯

注曰回明其回旋于彭蠡而不淺也非漢之入江無由匯澤為彭蠡非漢之入江無由分為北江故彭蠡北江皆主乎漢而言之矣

右導水四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

注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匯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正義醴陵名也大阜曰陵史記集解多此八字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為縣乎正義

過九江至于東陵

志 廬江郡 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循按水經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注云江水左旁青林湖即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決水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原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此灌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即利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也班志金蘭

附注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宜在今廬江桐城兩縣之間也又班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今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灌水自東陵至蓼入淮是自廬江桐城間至霍邱正合五百里過郡二者金蘭雩婁屬廬江蓼屬六安爲二郡也胡朏明謂金蘭在固始南直黃梅固始與霍邱鄰近使灌水出此何得五百里至蓼入決乎

東迆北會于匯

注東迆者爲南江正義

循按初學記所引孔鄭之注于此葢見其僞云東迆者爲南江則鄭氏明以東迆二字爲句北會于匯爲句彭蠡在江之南此言北會豈得爲會彭蠡乎禹貢凡言會皆原有一水而此水往會之如泲之會汶淮之會泗沂渭之會灃是也東匯澤爲彭蠡乃漢水往而匯之彭蠡即漢所匯也北會于匯乃是別水本匯下此而江水往會之也匯非江水也說文迆衺行也引此此經文葢于正流之旁分出

一支衺行之謂也水經沔水過牛渚東至石城分爲二一過毗陵北卽北江也一至餘姚入海卽東迆之南江也酈注以自石城入貴口逕寧國至安吉故鄣爲長瀆注于具區具區在水北正所謂北會于匯也班志于石城注分江水鄭注于東迆者指爲南江若合符節學者執初學記之譌文轉牽正義所引之眞鄭注以就之北會二字不能通乃謂經文東迆北爲句既無解于鄭注東迆者之文且試思水之行豈有直而不衺者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謂衺行者多矣經未嘗言之何獨于此言其

東池北平亦淺之乎言經矣

又按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同安唐之舒州今之安慶也自江北言之爲安慶自江南言之爲池州池州漢之石城也南江至此東池自其受江處言則爲石城方其浮舟而下始依北岸至此入石城分江水口故曰渡海渚言從舒州渡至貴池也水經注敘分江水由貴池而東逕宣城之臨城安吳寧國諸縣皆漢丹陽郡地

過丹陽卽過臨城安吳寧國諸縣地也門人問曰
不舉秦郡而舉漢郡何也曰石城至錢唐所過非
一縣不可縣指以錢唐以上皆丹陽所轄曰過丹
陽實括諸地始皇旣臨浙江還過吳吳亦漢郡也
葢秦時江以南止一會稽郡漢始分爲鄣郡武帝
元封二年更名丹陽舉丹陽切于舉會稽也吳郡
高帝十二年更名在秦亦會稽也若舉秦郡則將
云過會稽至錢唐又云還過會稽語無分別矣史
公不舉會稽而舉漢所分之丹陽與吳始皇往來
之迹遂曲曲如繪屬文之工可見于此始皇紀中

凡言遼東琅邪南郡上黨上郡九原東郡皆郡名其舉縣者鄒以嶧山陽武以博浪沙過黃腄登之罘以之罘在腄縣過彭城求周鼎于泗水以泗水在彭城使者過華陰平舒道以有持璧怪異凡舉縣言皆有事實在其縣地故至錢唐以駐此也渡江乘以渡此也過丹陽過吳則舉郡以括諸縣也史公爲文神明變化如勃海漢郡也于扁鵲傳云渤海郡鄭人東海漢郡也于陳涉世家云攻東海守慶于郯沛亦漢郡也高帝生時無沛郡而本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蕭相國傳亦云沛豐人

也是皆漢郡而追言之丹陽亦其類也然則秦有
丹陽乎漢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
然則丹陽之名古已有之郡以縣得名縣以楚封
丹陽得名秦時置此縣與否不可得知而其時南
江所經有丹陽則可知也晉分丹陽郡爲宣城郡
又分丹陽縣爲于湖太平寰宇記青陽縣下引輿
地志云吳帝南渡之初于古丹陽城置定陵縣輿
地志陳顧野王所撰也言古丹陽葢別于其時之
丹陽其時之丹陽仍晉宋之丹陽然則晉移丹陽
郡于建鄴亦移丹陽縣于北晉之丹陽非古之丹

陽矣宋書州郡志言割無湖爲定陵隋書地理志言并定陵于南陵然則古之丹陽當無湖之南爲今南陵縣地也吳晉移近江寗故通典言江寗爲漢丹陽縣此實晉縣非漢縣也唐天寶元年置丹陽縣于漢之曲阿屬潤州此則今之丹陽縣所始葢丹陽一縣自南移北漸失其故古丹陽自在南陵寰宇志引輿地志所言附青陽縣下爲有見矣說文潭水出丹陽此不分言郡縣葢丹陽郡丹陽縣郡縣同名從省文也班志丹陽郡陵陽有淮水引桑欽說此淮葢即說文之潭音近相通借也陵

陽山在今青陽石埭涇縣之間縣以山名宜在于
是唐志天寶元年析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今之
青陽涇縣之間正古之南陵定陵所在亦卽古之
丹陽所在然則卽以縣論亦當南江所逕而余必
主郡言者縣不能括也然則徐廣以丹陽在南郡
枝江通典謂在巴東郡秭歸何也曰非班志之義
也史記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
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
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
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于丹陽縣注

熊繹所封又叙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羅國在桓公十三年尚能謀楚師而敗莫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得没于羅歸卽夔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鄭語孔

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
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
摯竄于夔則夔必遠于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
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于此而且國于此耶吳太
伯世家言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泰伯所邑之吳
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荊蠻則楚之
初封正不遠此秦策蔡澤言吳起南攻揚越史記
吳起傳言其南平百越越與粵通熊渠所伐之揚
粵卽吳起所平之揚越也但吳起所平南及蒼梧
熊渠所伐江以南而已至于鄂則拓地至武昌也

其時荆蠻之地多荒辟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于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即鵲尾洲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釐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于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由丹陽而拓之實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于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見莊公十八年己有遷郢之志乃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禾敢卽遷耳桓公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

者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于此也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公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或謂賴卽厲國在南陽隨縣仍在枝江秭歸之西亦不合也武王既

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籬益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于郢郢既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在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于枝江則合徐廣酈元之說而一之耳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何以言荊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

郡者執于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耶

東爲中江入于海

右導水五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志】河東郡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注】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溢爲滎 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自謂溢出滎陽北地中則不與河通矣鄭氏言溢出爲滎澤見豫州下亦班義也顏師古言濟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用孔傳也非班鄭義說文溢器滿也水伏地中遇竇而出有似于器滿經文曰播曰迆曰溢皆非無意也

東出于陶邱北

志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

注 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史記集解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右導水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循按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以濠州招義縣爲漢之淮陵縣胡朏明因謂淮陵在盱眙縣西淮陵當是淮陰全榭山以漢志淮水入海屬淮陵淮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淮自至淮陵其下爲游水王光祿則謂水經淮至淮浦入海淮陵當作淮浦以余

論之全王兩君之說固遠勝于胐明而猶未能得
班志之指也志言睢水至取慮入泗又言泗水至
睢陵入淮而又言淮水至淮陵入海睢陵者睢入
泗之處非泗入淮之處言泗至睢陵入淮者明泗
至睢陵合睢入淮也推此而淮陵者非淮入海之
處必泗入淮之處言淮至淮陵入海者明淮至淮
陵合睢泗入海也通典云濠州招義漢淮陵縣地
宋僑置沛陰郡于是元和郡縣志云招義本漢淮
陵縣宋孝武帝自淮北徙睢陵縣改爲池南縣陳
爲招義隋大業元年爲化明余爲考之宋書州郡

志云淮陵太守本淮陵縣晉惠帝永寧元年以爲淮陵國領縣三司吾徐陽樂陽樂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併雖淮陵自永嘉淪沒僑立南徐而晉初屬縣於此可見下相在今宿遷徐在南司吾在北淮陵置郡于其間宜正當泗水入淮之地不應西近濠州也宋志沛陰太守漢景帝立屬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領睢陵縣隋書地理志云鍾離郡化明故曰睢陵置沛陰郡後齊改縣曰池南陳復曰睢陵後周改爲招義大業改名化明皆不言睢陵卽淮陵隋志言齊改池南南齊書州郡志

沛陰郡有睢陵無泄南已與隋志不合元和志則
以爲宋武所改而求諸宋志絕無此文說之參差
不足取信概可知矣魏書地形志東徐州臨淸郡
睢陵注云武定七年置有睢水此漢縣之睢陵也
又徐州彭城郡睢陵注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
下邳晉亂屬沛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九子山
荆山此宋志僑置之睢陵也晉書地理志言元帝
渡江僑置沛陰則宋志所謂流寓徐土者指晉時
言故魏志言晉屬也武定五年慕容紹宗擒蕭深
明于寒山進圍潼州潼州漢之夏邱今虹縣地也

寒山在彭城今徐州也荆山在今懷遠縣山屬睢
陵則睢陵在此是時入于魏故置屬彭城郡七年
梁北徐刺史蕭正表等降魏而臨淸之睢陵亦屬
矣隋志鍾離郡塗山舊曰當塗有當塗山當塗山
與荆山皆在懷遠可知僑置泲陰睢陵正在今懷
遠縣界而爲漢當塗縣地漢當塗屬九江淮陵屬
臨淮夐風馬牛之不相及隋因睢陵而置化明因
化明而改招義蓋分漢之當塗非因漢之淮陵也
通典誤僑置之睢陵爲漢淮陵元和志乃直謂漢
之淮陵宋徙睢陵坐不深考耳魏志淮陽郡有角

城綏化招義招義下注云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此招義屬淮陽輿地廣記言淮陽在漢淩縣泗陽之間隋志言後周改綏化爲淮陽改甬城爲臨清開皇三年省臨清入淮陽而梁之恩撫郡二縣則無可考僑置之區十羊九牧大抵一郡縣耳而分爲數郡數縣如甬城在梁爲臨清天水浮陽三縣綏化在梁爲綏化呂梁二郡既併而後僅一淮陽縣而已竊謂恩撫郡二縣亦置此地入魏改名招義其後亦與甬城等相併酈道元言淮泗之會卽甬城又言淮水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

于二水之間魏之招義當近乎此也若濠州之招義隋志明言後周改名與魏之招義名同而地異魏之招義屬淮陽而近角城與司吾下相徐相邇謂漢之淮陵可也濠州之招義自在荆山之側通典以此爲淮陵或未辨乎此耶則是謂招義爲淮陵亦有說也

右導水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至于灃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志 隴西郡首陽 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

注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水經注

右導水八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右導水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注 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史記集解

咸則三壤成賦

注 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史記集解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注 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史記集解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 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其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詩甫田
正義

循按詩生民正義亦引注云銍斷去藁也秸又去穎此與甫田正義所引同禮器槀鞂之設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正義云案禹貢五

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約鄭注之義非引鄭注也王本于鄭注又去其穎也改爲禾又去其穎惟稾秸也非是詩生民正義旣引鄭注又說之云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然則穎正謂錐之挺說文訓穎爲禾末蓋自總言之則穎以上爲末自銍

言之則穎又爲實之本秸所以聯粟者也穎所以
載秸者也稾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葉間抽出挺
而後結實此注云去稾爲銍則銍爲挺以上之名
稾爲葉以下之名去穎爲秸則秸爲聯粟者之名
穎爲載秸者之名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
穎爲垂穎也銍本穫禾之鐵說文銍穫禾短鎌也
鎌有柄而首垂曲去葉之形似之故即以銍名秸
猶結頡爲相聯屬之名則銍之去其穎猶鎌之去
其柄矣鄭氏此注至精葢受古文尚書於馬季長
季長之訓如此見釋文而鄭氏仍之也禮器注引禹

貢作鞂訓爲去實去實則惟存穎矣四百里尚供粟三百里乃去粟平正義言藁粟別納亦非也鄭之注禮不言去穎言去實者禮言稾鞂之設以席簟言去實乃可織席故注曰去實去實卽去粟也稾鞂者自稾連穎及秸織之但去粟耳正義云去其實惟稾秸正得此義用以說禮器不可用以說禹貢義各有當王本誤矣史記作秸服漢書作戞服鄭氏禮器注作鞂服均有服字孔傳訓爲稾役卽毛詩禾役傳訓爲列列卽梨如茶之莿亦正以禾穗言之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

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穌而赤邑歙縣孝廉方正程

瑶田以此服卽秸服是也孫本經文芟去服字非

是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

里夷二百里蔡

注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正義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

正義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

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正義
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
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
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
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
服在五千里之內詩齊風譜正義
循按正義又云鄭氏不言禹變堯法乃云他倍于
堯詩天作正義云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
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皆約鄭注之辭殷武
正義云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
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
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
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
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
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
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
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
于五千也此注係皐陶謨下則皐陶謨之注也禹

貢云三字上別以又字而不明標鄭注王本孫本皆直以鄭注斷之余不敢定附于此

又按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于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奮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二百里蔡下增要服外三字用今文歐陽夏侯說也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馬氏傳古文之學故以萬里言鄭氏仍之也正義所引馬融賈逵之說則同今文而小異以爲六

千里別納總之五百于甸外餘與史記等王肅斥爲失實宜也異義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賈逵爲左氏學亦受古文于杜林不宜同于今文且謬其說馬氏以釋文所引爲是可知鄭學所淵源耳至于兩說相持余則取今文說儒林傳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此所說仍從今文誠審乎禹貢之文惟今文之說勝也或謂當時功令當從今文則如班志直載本文可矣亦何必增甸服外諸文以顯著之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

注朔北方也史記集解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正義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嵩高為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蓋宗高縣省入陽城縣

泰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郡國志泰山郡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

霍山為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禹貢無此山郡國志廬江郡有灊縣

華山為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郡國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郡國志河東有太陽縣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郡國志河東垣縣有王屋山兖水出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太行山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郡國志中山郡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郡國志遼西郡有臨渝縣絫縣並省入此以碣石水爲碣石山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郡國志河東郡有濩澤縣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彘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郡國志河東郡有皮氏縣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郡國志左馮翊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郡國志馮翊無懷德縣雲陽下注云有荊山帝王世紀云禹鑄鼎于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之南今其下荊渠也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惇物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臨洮有西傾山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郡國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郡國志武威郡有武威縣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郡國志酒泉郡有會水縣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注云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郡國志燉煌郡有燉煌縣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郡國志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冀有朱圉山武帝

置爲天水

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 郡國志蜀郡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 郡國志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郡國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荊山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郡國志廬江郡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安豐有大別山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郡國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郡國志江夏郡有安陸縣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郡國志長沙郡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合爲大江與班志同又長沙郡有下雋縣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郡國志南郡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無金蘭縣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郡國志豫章郡歷陵有傅昜山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郡國志豫章郡彭澤彭蠡澤在西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郡國志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郡國志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郡國志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郡國志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郡國志東海郡祝其有羽山

陶邱在泲陰定陶縣西南 郡國志泲陰郡有定陶縣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泲陰成陽縣西北 郡國志泲陰郡成陽有雷澤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 郡國志泲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泲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復分泰山泲北二郡皆無蒙陰縣惟班志蒙陰顓臾國在蒙山下郡國志南武陽有顓臾城然則蒙陰并入南武陽矣

大野澤在山陽鉅鹿縣東北郡國志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

大伾地在河南成皐縣北郡國志河南尹有成皐縣劉昭補注云左傳鄭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伾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郡國志梁國有睢陽縣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郡國志蜀郡有汶江道有郫縣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郡國志南郡有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郡國志南郡有邔縣地或誤作泚非

循按水經於卷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山謂壺口雷首等水謂北江中江等澤謂大野彭澤等地

謂三澨流沙等略於水者前己詳之且諸水依山

爲識者居多知山地之所在可知水之所在也水

經唐以前不著作者姓名新唐書藝文志以爲桑

欽者誤也欽受古文尚書於塗子眞見漢書儒林

傳班志亦多引桑欽說則欽爲西漢人無疑此卷

郡縣皆用東漢順帝分會稽郡置吳郡此于吳縣

不稱郡葢以郡名吳相複省去如下邳郡下邳縣

燉煌郡燉煌縣武威郡武威縣皆不稱郡可例也

又獻帝時立張掖居延爲西海郡此不稱西海然

則著書者在獻帝以前順帝以後與鄭氏同時者

也所說多本班志與班志不同者二碣石山在臨渝一也九江地在下雋二也與鄭注不同者三三危在燉煌一也三澨在邔縣二也大伾山在成皋三也與郡國志不同者四金蘭一也懷德二也蒙陰三也龍門在皮氏四也以余論之三危三澨大伾班志所未言作者與鄭氏同時說與鄭異蓋別有所受碣石水當以碣石山得名山而曰大所在宜廣東漢右北平無驪成遼西無絫蓋臨渝之地實兼之謂臨渝南水中與驪成不相遠也三澨鄭氏注舉春秋傳句澨漳澨雍澨薳澨則澨以三言

明非一地或竟陵邔縣皆有之亦不相遠也鄭注
以大伾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蓋疑辭此以成皐
實之成皐在河南與河内兩岸相對鄭以泲水出
入所經擬之蓋泲水所經實有大伾故張晏亦云
成皐縣山通典引誤作張揖轉販者遂不及考水經或有所受之耳
禹鑿龍門水出其間然則兩岸皆可名龍門河東
皮氏東岸也馮翊夏陽西岸也異而同者也胡朏
明謂金蘭漢初有此縣非也漢初有之後既并於
某縣則東陵鄉卽移入某縣志於某縣下言之可
也不應言於郡下當是班固時於郡治分置此縣

班氏目驗當時淮水所出在此故水經亦同水經於班志地名爲東漢所改者皆易以當時之名金蘭若爲漢初之縣何以尚稱之乎余以水經證班志知其爲東漢所置縣漢末又省之故郡國志不載也馮翊之懷德泰山之蒙陰或漢末省并或郡國志失載可以水經參補司馬彪之書若酈注引金蘭自本班志及水經胡朏明謂晉宋復立亦非也以上等條雖有異文大指不謬惟三危九江其說太遠頗惑後學三危爲黑水所經鄭注引地記言在鳥鼠之西南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是

也自水經以爲在燉煌南於是杜預注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以三苗亦竄在此胡朏明乃謂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黑水不知經文條理全在以地名相貫兗州曰泲河豫州曰荆河雍州曰黑水西河明冀州在兗豫雍之間以河爲界也青州曰海岱揚州曰淮海徐州曰海岱及淮明青在徐之北揚在徐之南也荆州曰荆及衡陽明在豫之南梁州曰華陽黑水明在雍之南若黑水有二將豫之荆非荆之荆揚之淮非徐之淮矣而然乎山海經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

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門洞庭與九江并言始於此水經依諸此耶抑亦别有受之耶乃山海經班氏屏諸形法家與宮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相刀劒等本不以爲典要而郭璞精於此術故爲之注然於九江仍引尋陽爲說則不以九江爲洞庭矣以九江爲洞庭實作俑於水經禹貢指南引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亦本諸山經者而趙宋人因暢言之胡朏明雖指一書最稱詳博而三江則惑於初學記之譌文九江則執於水經下雋之異說而以山海經爲所持之故不亦

訴乎余既錄水經此篇以郡國志附之明其郡縣皆東漢也復舉其說之異者辨於右若酈氏注所說禹貢及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凡志地之書其是非均以班志斷茲不復辨

禹貢鄭注釋卷下終

孫授易詩校字

跋

右吾友焦君里堂禹貢鄭注釋二卷作書之旨備在篇端夫考覈之學地理爲難地理之書禹貢爲難禹貢之說期合于鄭注尤難匪惟著述之難抑亦檢閱之難此書麤視之不過抄撮舊文蒐羅殘簡然而輩原流區眞贋精批導慎斡旋若閱者眞神不充則作者內心全隱萊讀此蓋竭三月之功乃稍稍得其紛緒彌歎作之之不苟也繇讀之難而爲之記嘉慶十一年新夏歙汪萊跋